

下级军官

林丹著

太阳，被封锁在另一个天体里。曹子章立在甲板上，得意地瞻望着，视野里白花一片雪的世界。读不尽的浑厚，读不尽的纷纭，读不尽的圣洁，那雪花很大，也很重，象一群群肥硕的白蝶，慢悠悠地从天上飘落下来，一头扎进大海，化作幽蓝的梦。

曹子章的眼睛始终微微地眯着，放射出青春的光泽。近处的海，幽蓝幽蓝，放射出青春的光泽。近处的海，幽蓝幽蓝，放射出青春的光泽。近处的海，幽蓝幽蓝，放射出青春的光泽。

远处的海，述述茫茫，同漫天落雪浸润在一

起，构成了

庞大

的

与

和谐

分不清哪是海，哪

是天。大雪，使这世界变

成了一个谜，或许这世界原本就是一个

个谜。船头深沉地犁开幽蓝的海面，犁开

纷纭的落雪，驶向遥远的谜底。碎浪拍打着船舷，扬

起大片翡翠般的晶体，挥发出淡淡腥的腥。曹子章觉得，这便

是大海的芬芳。他的心默默地笑了。透过浩繁的大雪，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彼岸的

圣光。有神原始意识，又流进了曹子章的灵觉。他笃信自己是颗舞动的种子，还

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做过玫瑰色的梦。母亲温暖的羊水，便是那梦的海洋。母亲不

是豪门太太，母亲吃的是蒲公英，车前子，灰灰菜。母亲的羊水含着鹅黄鹅黄灰绿

灰绿的苦涩。但母亲那博大的蓝色洋面上总是裹着一轮喷薄的红日，总是跳跃着

着，梦过牛犊，爱迪生，伽利略，爱因斯坦，于是他呼号，他躁动，拼命吮吸母亲的

血，急于闯出生命的山谷，走进这世界，来做一个超越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然而

他的梦破灭了。二十多年后，他的梦竟然破灭了。北京一声令下，小学停课了，

中学停课了，大学不办了。这是命运的宣判：中国不会出现一个科学家曹子章

压根儿也不曾想到，竟会突然漂来这样一条大船，把他从失落中托出来，托进

这神秘的大雪里，托在这神秘的大海上，托向神秘的彼岸。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

一村哟，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曹子章有充分的理由确认，他已经踏上了另一条

当代中国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最标准、最显赫的前程。



辽新登字3号

下 级 军 官

Xiaji Junguan

林 丹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¹/₄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10

责任编辑: 王 烨 责任校对: 舒 品

封面设计: 杜凤宝

ISBN 7-5313-0670-0/I·627

定 价: 5.95元

第一章 彼岸的圣光

1 太阳，被封锁在另一个天体里。

曹子章立在甲板上，得意地瞻望着，视野里白花花一片雪的世界。读不尽的浑厚，读不尽的纷纭，读不尽的圣洁。那雪花很大，也很重，象一群群肥硕的白蝶，慢悠悠地从天上飘落下来，一头扎进大海，化作幽蓝的梦。

曹子章的眼睛始终微微地眯着，放射出青春的光泽。近处的海，幽蓝幽蓝。远处的海，迷迷茫茫，同漫天落雪浸润在一起，构成了庞大的和谐与统一，分不清哪是海、哪是天。大雪使这世界变成了一个谜，或许这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谜。

船头深沉地犁开幽蓝的海面，犁开纷纭的落雪，驶向遥远的谜底。碎浪拍击着船舷，扬起大片翡翠般的晶体，挥发出淡淡的腥韵。曹子章觉得，这便是大海的芬芳。他的心默默地笑了。透过浩繁的大雪，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彼岸的圣光。

有种原始意识，又流进了曹子章的灵觉。他笃信自己是颗辉煌的种子，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做过玫瑰色的梦。母

亲温馨的羊水，便是那梦的海洋。母亲不是豪门太太。母亲吃的是蒲公英、车前子、灰灰菜。母亲的羊水含着鹅黄鹅黄灰绿灰绿的苦涩。但母亲那博大的蓝色洋面上总是裹着一轮喷薄的红日，总是跳跃着七彩光环。他在那迷离的光环中笑吟吟地睡着，梦过牛顿、爱迪生、伽俐略、爱因斯坦。于是他呼号，他躁动，拚命吮吸母亲的血，急于闯出生命的山谷，走进这世界，来做一个超越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然而他的梦破灭了。二十多年后，他的梦竟然破灭了。北京一声令下，小学停课了，中学停课了，大学不办了。

这是命运的宣判：中国不会出现一个科学家曹子章。

压根儿也不曾想到，竟会突然漂来这样一条大船，把他从失落中托出来，托进这神秘的大雪里，托在这神秘的大海上，托向神秘的彼岸。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哟，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曹子章有充分的理由确认，他已经踏上了一条当代中国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最标准、最显赫的前程。

这是命运的转机：中国或许会出现一个军事家曹子章。

曹子章慰然舒了口气，眼角闪幻出自信的微笑。这大雪，太迷人了。这大海，太迷人了。大海的彼岸，太迷人了。

2 “呜——呜——”船在大雪里吼了两声，为这平静的、白花花的世界平添了一段音律。曹子章这才转过身来，仔细地审视着这条对于他来说完全可以称作吉祥物的大船。大船确实大，首尾少说也能长出五十米，算是他见过的最大的船了。只是有点破，舱楼上油漆驳落，露出厚厚的红锈。

绘有彩道道的烟囱上，落满了黑垢。环形排列的几盏探照灯，还出人意料地碎了一个。无疑这是条老船了。然而在曹子章眼里，这条老船则天然的伟岸、壮观。因为老船承载他稳稳地渡上了一条金色的航程。昨天傍晚刚上船，曹子章就绕着船舷巡察了一圈，心中荡起了海浪般的激动。诗人笔下不是常常鼓动着命运的风帆吗？同学们嘴里不也常常漂泊着命运之船吗？世界上有个姓曹的青年人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登上了充满希望的命运之船，扯起了充满希望的命运风帆！船过三山岛的时候，太阳就过早地下了山垭，火暴的晚霞染红了大连湾。海浪是红的，小岛是红的，远处的渔舟也是红的。曹子章倚在红灿灿的船舷上，倚在火焰般的霞光里，真真体味出这次远航的神圣。

大概就是昨天那片红霞，变成了今天的白雪。漫天的红霞，漫天的白雪。绝美的红霞，绝美的白雪。天光真好看！

“哎呀！这叫什么屁雪？哈哈哈，一球一球往下落，比棉花团还大呀！”

从早上起床到现在，曹子章独自来到甲板上站了近一个钟头，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的喊声。这喊声里夹着清凌的童音，爽朗极了。他循着喊声望去，正见一个草绿色的小影子从舱门里挤出来，噔噔地朝船头这边跑。一套显然大出两个号码的棉军服罩在他身上，生出可笑的臃肿和古怪。棉裤腿高高卷起，棉袄袖也高高卷起，麻绒帽低低地扣在脑门上，留下一张狐狸般的小脸。这活脱脱是个小怪物。

小怪物笨笨磕磕地跑了十几步，突然一个趔趄停住了，两只小眼睛滴溜溜地陵着曹子章。这滴溜溜的小眼睛也分明

是一双狐狸的眼睛。曹子章竟然被他看愣了，难为情地笑了笑，便也低下头来扫视自己的前胸，研究自己的形态。曹子章上上下下看了个遍，并没发现自己的形态有什么破绽。黑色的棉猴大衣整洁而又可体，几分潇洒，几分儒雅。良久良久，曹子章才猛地醒过意来，原来正是自己这身潇洒、儒雅的衣着吸引了那双狐狸般的小眼睛。也是的，在这条装满新兵蛋子的老船上单单冒出一个老百姓来，怎能不叫他惊奇呢？于是，曹子章亲和地朝他走近了两步，笑笑问：“你哪儿的？”

“复州！”两只小小的狐狸眼睛一闪。

“知道你是复州的，复州哪儿的？”

“大荒儿。”

“哦，大荒儿。村口有个石龟。”

“对！”狐狸眼睛又一闪，“你去过？”

曹子章轻轻点了下头，又问：“当了兵，乐吗？”

“还行，可就是不知道往哪儿去？你说在这大海上漂呀漂的，究竟要把我们漂到哪块天底下？去问领兵的官儿，可人家纹风不露，说这是军事秘密，贼！”

“那就别问了。”

“不问憋得慌呀！连老鸦雀东飞西窜还有个扑向呢，何况我是一个大活人？”他把“人”字吐得很重，拢住小嘴哧地往大海里射出一口清痰，忽又转过脸来狐疑地探察曹子章，“哎？你这伙计文生生的，混在这条船上是想上哪儿？”

曹子章轻轻摇着头，矜持地笑了。

小怪物不满地斜了他一眼，正想嘟囔点什么，却猛一下

哽住了，瑟瑟缩缩地僵在那里不敢动，脸上浮起恐惧的云。

曹子章觉得奇了，于是下意识地转过身子，竟发现张连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踱进了他们的视野。几朵白绒绒的雪花伏在张连长的军帽上，为他那张黑长的脸渲托出高反差的冷峻。

张连长有节奏地踱到小怪物面前，瞪着一双阴森森的眼睛吆喝道：“穿上了军装，就是军人了。是军人，就要遵守铁的纪律！已经宣布过了，凡事统一行动，你干吗还要一个人乱跑？嗯？还不回舱排队吃饭去？！”

小怪物获了大赦，当下灰溜溜地扶着船舷跑了。

张天友连长是唐山人，个子大，嗓门也大，每说完一句话，都会留下一条油润、弯曲、绵长的尾音。几天工夫，曹子章已经完全熟悉了这种地道的唐山腔。他见张连长的眼神仍然死死跟踪着小怪物的背影，便机械地往前靠了靠，搭讪道：“您——起来啦？”

“哦，起来啦。”张连长转过脸来，阴森森的眼睛旋即又变得欢活了，不大好意思地说，“昨天忙活了一天，怕是累了，就一觉呼过了头。怎么样，你也睡得好吗？”

曹子章笑了笑，啜囁着：“犯夜了，光听海水呼隆了。”

“喔？兴奋的？还是想家啦？乍出门就想家，可不是男子汉！”张连长说着，便将两束揶揄而又夹带着欣慰的目光泼向曹子章那张俊逸的脸。说真的，他很赏识眼前这个青年人。曹子章的轮廓，全然刷新了他这位老兵的心。一个月前离开驻地的时候，冯师长千叮万嘱要他特招一个笔杆子，以调干的名义纳入军籍。如今，他从县报编辑部挖来一个小有

名气的曹子章，可算大功告成了。茫茫落雪的清光中，他甚至看出曹子章身上蕴含着天然的军人气质，儒雅中透着阳刚。做为一个新兵团的连长，有什么能比接到一个好兵更为高兴的呢？好兵，可是军队的灵魂哪！

雪光里的曹子章，也确实生尽了风度，明明朗朗的，送给张天友一脸自如的容色。

“你——”张连长得意地将曹子章品鉴了一遍，又说，“你大概特喜欢这场大雪吧？”

“是！是的！”曹子章脱口应着。

“瑞雪兆丰年哟。你一上船就喜逢瑞雪，好兆头呀！”

“哦，哦。”曹子章又啜嘴了。

两个人扯扯唠唠，一晃儿又过了大半个时辰。蓦地，曹子章的心绪又出现了跳跃，竟伸手接住了几朵棉团状的雪花，填进嘴里吞了。

张连长见此情景，显然又来了冲动，就仿着曹子章的样子，也接住几朵大雪花吃了！嘖了嘖嘴，他才哈哈大笑着拉了曹子章一把，说：“你也别光站在这里观雪景啦，走，我带你看看大部队去！”

所谓大部队，就是统舱。统舱里光感昏暗，绿与蓝的朦胧中拥挤着空军装束的新兵。有吹牛的，有哼小调的，但更多的人象耗子一样大啃大嚼家人塞进挎包里的苹果、鸡蛋、花生米，自然还有别的什么。嗡嗡的嘈杂声混合着食物的香味以及底舱的霉味、油味、铁腥味，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张连长带着曹子章在昏暗中不声不响地踱着，望着一张张天真的面孔，心中升起一股饱满的兴奋。这是带兵人独有

的兴奋。慢慢地，嗡嗡嗡的嘈杂声平息了，上百双眼睛团团包围了张连长，包围了曹子章。他们在曹子章身上花费了太多的视力。他们实在搞不清，这位穿黑棉猴的来客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这时，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吼：“起立——”

于是满船新兵蛋子都拖拖拉拉地站了起来，随着老船的摇晃不规则地摆动。有趣的是，刚才窜到甲板上的那个小怪物，竟意想不到地从人缝里钻出来，一边抹着湿淋淋的嘴丫子，一边擎着两个大白梨，实实惠惠拱到张天友颌下，忘形地叫：“连长连长，你吃你吃呀！尝尝嘛！”

张连长哭笑不得地抖了抖眉梢，便轻轻拂开小怪物，径直奔向那位喊口令的老兵，严厉地问：“姚班长，都开过饭了吗？”

“开过了。”

张连长原地踮了踮脚，又冷着黑脸扫瞄了一下新兵蛋子们，大声训斥道：“既然已经开过饭了，怎么还要吃？！吃吃吃，就不怕撑断了肠子？！”

“哈哈哈哈……”小怪物忍不住鼓噪了一声，满舱新兵反都笑了。

张连长也笑了，又喊：“等到了部队，就不准吃零食了！现在嘛，谁嘴馋谁就接着吃吧，让你们最后做一回孩子。”

喊完，他象冷丁想起了什么似的，小声对曹子章说：“你也该吃饭去了。”

“哎。”曹子章这才觉出有点饿，姗姗地出了统舱。

3 曹子章草草地吃过早饭，便回到了二等舱那个小房间。这是他和张天友连长睡的舱房，只有两个铺位。因为受了特招，所以一路上一直受到张连长的优待，最后一个上了专列，最后一个上了老船，而且住进了老船上这样一间少有的客房，致使绝大多数新兵蛋子都没发现竟在他们的队伍里混进了一个穿便衣的曹子章。而一旦发现了曹子章，便生出眩目的惊奇，这是自然的。

低音喇叭里播出一支雄壮的歌，把人带进辽阔的领域。曹子章是喜欢音乐的，也常常热恋于在音符搭成的迷宫里逍遥。然而现在他却“叭”一声关了广播，倒在床上想睡。夜里睡得太少了，眼珠子有一种粘涩的感觉。张连长还没回来，对面那张床空着，小屋里笼罩着淡淡的宁静，正好睡觉。

睡不着，还是睡不着。海上似乎起了风，船摇得厉害。曹子章依稀觉得又回到了童年，躺进了妈妈的摇篮。妈妈就是用那个柞树枝围成的摇篮，一天天把他摇大的。他十岁头上就没了父亲，是妈苦巴苦累供他读了十二年书。前天晚上，大队书记曹二爷专门请放映队为他放了场《地道战》，妈也去看了。妈本来不爱看那些打仗的电影，但她还是去了，拉着姐姐一块去了。看完电影回到家，妈和姐姐就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他还算个幸运儿，武斗结束了，联合了，他就到县革委会做了县报副主编，这常常叫当妈的感到骄傲。眼看相貌

堂堂的大儿子就要走了，老人家自然错了滋味，没完没了地同他唠叨了半夜。

“别人家的学生都回乡了，你能留在城里当干部，这就挺好，干什么又要去当兵？”

“带兵的张连长说定了，我进了部队也是干部。大学上不成了，我只好去部队找一条更有出息的路。我不甘心在小县城里平平常常混一辈子。”

“听说北边又打起来了。”

“我去的是南方，不是北边。”

“你都二十四了，按说也该娶媳妇了。”

“妈，我现在是军官了，媳妇不愁找。”

妈妈有道不尽的心事，姐姐却始终没说一句话，只管泪涟涟地坐在灯影里，沉默着。

天蒙蒙亮，曹二爷就给两匹大白马挂上了响铃，亲自驾着用苇席搭成的披红挂彩的轿子车，喜喜洋洋把他送到了县武装部，送进一隅荣耀的领地。

4 下午，太阳出来了，老船将大雪永远地抛给了回忆，世界好一番开朗。曹子章又一次来到甲板上，领略大海的浩瀚。这大概就是公海吧，航道上不时有挂着外国旗的巨轮通过。同那些五颜六色的巨轮相比，曹子章觉得自己乘坐的这条老船、这条在他看来最大最伟岸的老船，霍然间变得渺小了。这真是个不该出现的画面，曹子章心里不禁涌出了一股莫名的苍凉。

然而这种苍凉感瞬间便消失了，曹子章重又恢复了昂扬的心态。昂扬，是青年人的属性，曹子章也自然超越不了这个命题，于是他随着老船的颠簸，摇摇晃晃地朝船头走去。他要站在船头的端角上考察一下大海。

太阳强烈地辐射着海面，使海水亮灿灿的出现了一种膨胀的征象。环顾一下四周，明显瞭望到远天远海交吻出一个恢宏、浩渺的圈圈，圈圈上闪幻着微微下沉的浮光。立体感、流动感是那样的充分，可以说大海就是一个直观的大水球。曹子章第一次发现，一个人只有来到大海的心脏，才能领悟到宇宙的涵义，才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出地球是圆的。

“哦啊嗨嗨，哦啊咪咪！大海咄大海，大海在我的遐想中澎湃……”这根本不是什么流行的新歌，这完全是面对大海的一种灵性的咏叹！只有一个成熟的歌手，才会发出这样即兴的欢唱。曹子章听了，心里猛地颤动了一下。这甜美、浑厚、狂放的歌声，或者叫做嗓音、音色，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他不禁张大了眼睛，奇怪地搜索着这条老船，可甲板上除了几个油渍麻花的水手，就再也找不出闲杂的人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两个女孩子由船尾转过来，一边走一边风风张张地指点着船舷下面的浪花。草绿色的军衣纯蓝色的军裤，新簇簇地裹在她们身上，强烈烘现出少女的风采。曹子章一眼就认出了其中那个高个子姑娘——乔雁雁，他的老同学。确切一点说，应当称作小同学——她读高一，他读高三。他顿时怔住了。她早就下乡了，自她下乡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今天竟在这条老船上重逢了。

乔雁雁快要走到船头的时候，也忽然认出了曹子章。她

敏感地甚至有点神经质似地收住脚，脸上一红，讪讪地把头转向了大海。

曹子章瞋着乔雁雁被海风撩起的乌发，心中飘起一朵淡远的云。淡淡的，远远的，似有一群记忆的小鸟在那云里嬉戏。乔雁雁是学校广播室的播音员，又唱一手好歌，同学们都叫她大喇叭。加上人也生得漂亮，秀媚中带着一点娇野的美，爱穿戴爱打扮，所以又叫她花喇叭。曹子章是学校的白马王子，有点独占鳌头的学绩，几乎每周都要受到老师们的赞扬。乔雁雁常常播发这样的消息，也就暗暗地恋上了他，终于有一天给他这位白马王子写了个痴情的条子。不幸条子被那位暴戾的女教导主任发觉了。不，实际上是他主动把那个条子交给女教导主任的，于是花喇叭受到了最残酷的处罚。女教导主任简直用绝了手段，硬是逼她对着麦克风亲口将那条子播了出来：

子章同学子章哥：

请接受一个傻丫头的问候，您好！

或许我冒昧了，打扰您寒窗里的平静。

然而我的心无法平静，我似乎走进了一个初绿的春天。您见过少女的春天吗？那春天，寓满了纯情、忠诚、美丽。

.....

当时他曹子章也坐在教室里听了这段长达三分 钟 的广播。他真不敢想象乔雁雁播出的声音竟是那样的平和、流畅，听不出半点忸怩的味道，直至最后读到自己的署名时也没渗

漏出一丝儿羞怯，倒是他曹子章感到无地自容了。尽管女主任又接着发表了一通评论，夸曹子章是个专心致志刻苦读书的好学生，但校园里还是哗然了。这真是一件丑闻！是花喇叭将他拖进了这件丑闻里，至今想起来仍有些悻悻然。

一个劈山大浪冲上船头，溅湿了曹子章的脸。曹子章这才发现，乔雁雁已经不再面向大海寻求回避，而是举着一双黑亮的大眼，定定地逼视着他，看得直率而坦然。于是曹子章也定下神来，默默地逼视着乔雁雁。他们两人就这么脸对脸、眼对眼地逼视着，令旁边那个小姑娘惊呆了。

曹子章不得不承认，穿了军装的乔雁雁，比过去更加丰满了，更加健美了。虽然还没有佩戴上领章和帽徽，还缺少辉煌的点缀，但女青年那种成熟的体韵，已经从她的姿影里不可遮掩地透了出来。她自然也是去上海的，因为这条老船所要到达的彼岸就是大上海，部队的驻地也是大上海。眼下对于满船新兵蛋子来说，这还是个秘密，可张天友连长却早已全部向他兜了底。他也曾听张连长说过，要挑选两个女兵带走，没想到其中一位竟是乔雁雁，巧了。

乔雁雁又往曹子章身边挪了一步，大眼忽闪着，嘴唇蠕动着，仿佛很想打破两人之间的沉默，说点什么。可她刚刚吐了声“你——”曹子章便把脸扭开了。

乔雁雁的两颊又是一红，难为情地垂下了头。良久，她才拉起那个小姑娘，讪讪着走了。

大海雄壮地呼吸着。一群白鸥盘旋在老船上空，嘎嘎地唱起了闲谣。

第二章 冬青树篱笆

1 晨曦里溶着清雾，清清的淡淡的飘飘缈缈的，溢出江南独有的灵秀之气。大操场安静着，青灰色的楼群安静着，唯有楼前一张张破碎的大字报象古怪的灵旗在微风中飘拂。看得出这是上海的一所高校，一所荒芜了的高校，荒芜了，自然也就安静了。现在，曹子章孤独地来到大操场的边缘，透过乳状的晨曦，默默地望着东方。一种说不清楚的诱惑告诉他，一定要认真看看入伍后的第一个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新兵们是昨天夜里下的船。下了船，上了卡车，便进入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天地。夜上海历来都是明丽的。三年前，曹子章在大串联中来过上海，来过中国这个最大的都市，去过南洋模范中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路上好八连。大上海的轮廓在曹子章心里留下了清晰的底片，所以当他重新踏上这座城市的时候，感觉不出丝毫的陌生。只记得大卡车穿过了几条大马路，又穿过了几条小马路，曲曲弯弯把他拉进了这个院子。张连长把全部新兵安顿下来，才刚过午夜

十二点，可曹子章根本不想再睡。他盖着张连长扔给他的大衣，草草地合了一会儿眼睛，又悄悄地潜了出来。他的情绪，始终被一种命运的圣火燃烧着。

清雾渐渐稀释了，东方滋生出一片水灵灵的红晕。终于，一个庞大、浑圆的球体带着猩红的放射欲，从那水灵灵的红晕里腾了出来。这就是曹子章入伍来到大上海看见的第一个太阳。太阳把都市照亮了，也照亮了曹子章脚下这个院子。然而，这院子里再也听不见喧闹的读书声，看不见师生们的身影了。人去楼荒，空空荡荡，正好为新兵团派上用场了。

2 曹子章是个聪明人，有着厚实的文化素养。尽管他庆幸自己以调干的身份纳入了军籍，但骨子里并没产生出半点虚荣和孤傲。军队毕竟是军队，军人毕竟是军人，任何一个走上军旅生涯的新兵，都必须经历一段严格的摔打和锤炼，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阳光正好的时候，张连长抱来一套新被褥，对曹子章说：“这是我给你领的，拿着吧。”

曹子章接过被褥，兴冲冲地问：“还有——军装呢？”

张连长笑了：“军装嘛，过几天再发给你，先别急。”说着又用背包带替曹子章捆好了行李，诙谐地扬扬手道，“你这就算上阵了，跟我走吧！”

曹子章拎着行李，跟随张连长穿过长廊，绕过一个花坛，走进了一间大教室。

大教室里就地铺着稻草，稻草上排列着白条条的军褥，显得单调而空旷。那位陪着新兵漂洋过海的姚班长正站在讲台上训话，干燥的嗓音有些沙哑。新兵蛋子们呆板地坐在铺位上，似懂非懂地听着，象一个个受戒的小和尚。

姚班长见张连长走进屋，忙发了声喊：“起立！”满屋新兵也就愣怯怯地站了起来。

于是姚班长平端着两拳，跑下讲台亮出个挺好看的姿势道：“报告连长，我们正在讲纪律。”

张连长板着面孔回了个军礼：“好！应当强调一下纪律！要让新同志们懂得，纪律就是军队，纪律就是胜利！”他向新兵们压了压手势，示意大家坐下，便又郑重地将曹子章拉到面前，说，“姚班长，我把曹子章同志分给你们班了。”

姚班长欣然领命：“是！”便亲热地接过了曹子章的行李。

曹子章在老船上碰见的那个小怪物，这时也不知从哪儿笑嘻嘻地跑了过来，连拖带拽地把曹子章拉走了。姚班长并没有阻止他，只嘿嘿地骂了声：“小狐子！”

张连长也被眼前的情形逗乐了，黑长的脸上挤出几道生动的弧。他小声向姚班长赘了一句：“曹子章暂不着装。”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大教室。

张连长走后，姚班长敬慕地握住了曹子章的手，连连道：“欢迎欢迎！欢迎你！”他还真的将曹子章的铺位安排在小怪物旁边，遂了小怪物的心愿。

中午吃完饭，大伙推推扒扒地挤到水槽边上洗碗，小怪物又乘机凑近了曹子章，嘻嘻着：“闹了半天，你也是来当